感悟

# 蜂至有时

□ 黄秀利

清明前的风还带着料峭,父亲却已早早起身,赴一场与山野的约定。

朝阳爬上林梢,父亲踏入柠檬园。花开正盛,清冽花香漫溢,枝头已有蜜蜂翩跹起落。父亲眉眼舒展:“时候到了,可以招春蜂了。”

他笑着对我说:“你回来正巧,能看我怎么引蜂入笼。”

我跟着父亲来到园中,他将一顶黑纱“桶帽”,倒挂在离花最近的枝头。我满心疑惑:仅凭一只空笼,便能引来山野蜂群?父亲淡淡一笑:“笼内涂了蜜,香气引路,它们闻着甜,自然会来。”

午后,父亲安坐小院晒太阳,丝毫不去查看。我按捺不住好奇奔向柠檬园,父亲在身后笑道:“慢些,急不得,蜂还在路上呢。”

奔至树下仰头望去,已有十余只蜜蜂钻进笼中,正埋头吸食蜜香。我心头一喜,盼着次日能有更多蜂群。

可第二天清晨,蜂笼空空。我顿感失落,劝父亲取下蜂笼,不必再等。父亲温和摇头:“取不得,再等等,它们会来的。”我虽不甘,也只得压下焦躁。

第三日正午,一家人正吃饭,屋后忽然传来密集如雷的嗡嗡声。我慌忙跑去,只见蜂笼之上,蜜蜂密密麻麻聚成一团,如厚重黑纱,将笼口严严实实笼罩,万千翅膀齐振,声响震天却秩序井然。父亲连忙拉住想要凑近的我:“莫惊动,此刻正是它们入笼安家的关头。”

我立在远处静静观望,不过半日,蜂群便缓缓归笼。父亲轻手取下蜂笼,将它们稳稳安放,轻声道:“来了,就安心住下吧。”他回头望向我,眼神笃定:“春蜂,招成了。”

那一刻我忽然懂得,招蜂藏着天地时序与人世耐心。我因一时未见成效便想放弃,父亲却信时节、知规律、守耐心。蜜蜂从不会因人的急切而提前赴约,它们自有来时路。

世间事大抵如此。我们总是急于求成,在等待中动摇,甚至半途而废。可时序有常,万物有序,花开有时,蜂至有时,人生收成亦有时。

不必因一时落空而怀疑坚持,不必因片刻沉寂而放弃初心。只要诚意不减、耐心不失,那些默默耕耘的时光,终会如约而至,予你一笼香甜,一程圆满。

生活

# 母亲做的炖猪脚

双牌县第三完全小学 龚明亮

从前家里来客,母亲必备一道压轴菜——炖猪脚。那时生活清苦,油水少,这道菜格外受欢迎,我们姊妹也能跟着解馋,心里满是欢喜。

后来我们长大离家,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。每次,母亲都以客相待,端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炖猪脚。猪脚炖得火候正好,筋肉软糯,香气扑鼻。可我们却总以健康为由,婉拒这高脂高热的食物。

母亲一边往碗里夹,一边心疼地数落:“你们天天吃外卖,都瘦成什么样了!”

大姐忙说自己练瑜伽好不容易瘦下来,可不能被一碗猪脚毁了。母亲却不以为然:“减什么肥,富态点才好,夏天禁饿,冬天耐寒。”

我们都明白,母亲这话里藏着伤痛。父亲壮年时壮实富态,可病重后日渐消瘦,最后瘦得脱了形,四肢枯如枯枝。那句“你又瘦了”,是她无数个日夜的心疼,也成了扎在心里拔不掉的刺。

听出母亲的心意,我们不再强硬拒绝,只提议加些配菜吸油。

此后母亲炖猪脚,总会配上冬瓜、萝卜、海带、粉条。可我们只挑配菜吃,猪脚几乎不动。母亲将配菜换了一样又一样,见实在没人吃,才不舍地倒掉。

几天下来,我们不但没胖,反倒瘦了几斤,暗自窃喜。母亲看在眼里,轻轻叹气:“看来猪脚真不养人,下次换五花肉。”

我们一听,哭笑不得:这才刚躲开油腻,又要掉进另一个“陷阱”。

也许在天下母亲心里,孩子胖嘟嘟、健健康康,才是最美、最安心的模样。

抒怀

# 犁出春天

平江县向家镇新石小学 赵光平

春天是犁尖犁出来的。这一点,我深信不疑。

雨水纷飞,田野涨水,溪流欢唱。“烟暖土膏民气动,一犁新雨破春耕。”父亲早早备好蓑衣、斗笠、木犁与锄头。春耕是希望的序章,人勤春来早,这是对春天的尊重,对农事的敬畏。

牛栏里的水牛养精蓄锐一冬,被青草气息诱惑,早已闲不住。雨水节气一到,春耕的号角便在父亲心里吹响,他迫不及待要下田。

披着蓑、戴着笠,父亲赶着水牛,扛着木犁,走向田野。开犁,在父亲心里是庄重的仪式。他轻抚牛头,轻声叮嘱,水牛似懂人意,晃耳甩尾,与父亲有着长久的默契。

套上牛弯头,父亲扶犁扬鞭,一声喝令,水牛迈步向前。犁尖掀开沉睡一冬的水田,泥土翻卷成深褐色的波浪,“哗啦”作响,那是早春最动听的歌谣。湿润的地气四散,一波一波涌向村庄。

我蹲在田埂上,看犁头划出流畅立体的泥浪。木犁、水牛、父亲、蓑衣、斗笠,在细雨中构成一幅淡雅的春耕水墨画,又像一首动人的春曲。

父亲犁田专注而稳健,偶尔停下,清理犁头上的杂物。我们最欢喜的,是他从新翻的泥垄里捡出泥鳅、黄鳝,那是春日里难得的美味。歇息时,我牵牛吃草,父亲坐在田埂上抽烟,似乎烟圈能散去一身疲惫。

雨水绵长,油菜含苞,小草铺绿,处处生机。父亲无心赏景,一心犁田。一牛一犁一人,把一块块水田翻耕得齐整松软。

犁完田,父亲站在田埂上,望着平整的土地,眉眼间尽是满足。再过几日,耙平成田,就只待播种了。

父亲常说,开启春耕第一犁,这日子就有了盼头,也有了奔头。

猎香

印象

孔祥秋/摄

忆情

# 一山油茶,半生乡愁

邵阳市作协会员 范军

清明前后的雨,绵柔又绵长,雾霭笼罩着村庄。青石板、老槐树、漫山的油茶树,都被雨水润得发亮。雾里的油茶树新叶嫩黄,一串串茶耳朵、茶泡藏在枝叶间,圆滚滚的,等着我们去采摘。

童年记忆里,最鲜明的是饥饿。入春粮少,肚子总咕咕叫。清明雨一下,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便有了盼头。天刚亮,大家牵着牛,攥着竹鞭,呼啦啦地往山上冲。山路泥泞,却挡不住我们奔向油茶林的脚步。

到了林子里,牛往草地一赶,我们便钻进枝叶间。茶耳朵长在低处,像白生生的猫耳朵,俯首可摘,清甜解渴;茶泡挂在高处,需手脚并用爬上树去摘。枝条湿滑,偶尔有人脚下打滑,惹得大伙一阵哄笑,却丝毫不减兴致。

茶耳朵和茶泡,要拣全白的才清甜,带青的则发涩。剥茶泡时得仔细,赶跑里面的蚂蚁,才能放心品尝。我们围坐在青石上,你一颗我一颗,咔嚓脆响,汁水清甜,饥饿瞬间消散。野莓稀少难寻,可油茶林从不吝啬,茶耳朵、茶泡挂满枝头,是大自然赠予我们的春日口粮。

填饱肚子,山林便成了乐园。我们在林间捉迷藏,女孩捡落叶过家家,男孩折枝当枪玩打仗,笑声在林里回荡,惊飞飞鸟,震落露珠。

雾散天晴,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,草木清香沁人心脾。我们倚着树干,望着漫山绿意,满心舒坦。夕阳西下,便赶着吃饱草的牛,提着竹篮下山,嘴里哼着童谣,肚子里满是茶耳朵和茶泡的甜。晚风拂过,油茶林沙沙作响,像是在与我们道别。

离开故乡多年,我尝过无数精致点心、各地鲜果,却再也没有一种味道,能胜过当年的茶耳朵与茶泡。

故乡的油茶林,陪我熬过艰涩时光,留下最温暖的记忆,成为心底永远的宝藏。